

# 湘江小哨

崔坪



# 湖边小暗哨

崔坪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部中篇小说，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，儿童团配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同地主土匪进行斗争的故事。

书中塑造了铁虎等几个儿童团的英雄形象。热情地歌颂了儿童团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他们一心为革命，为保卫已取得的胜利果实，在挖敌人埋藏的枪枝弹药的斗争中，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敢、立场坚定、爱憎分明的共产主义高尚品质。

这部作品，语言简炼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情节生动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封面画：李 勤 学

插 图：齐 林 家

## 湖 边 小 暗 窜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部 队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70,000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4 $\frac{1}{4}$  插页2

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311

定价0.29元

## 目 次

第一章	情况	1
第二章	暗哨	11
第三章	找船	21
第四章	篝火	41
第五章	遇敌	53
第六章	指点	63
第七章	追踪	77
第八章	围歼	103

## 第一章 情 况

一九四六年的夏天，那是多么红火的战斗的岁月啊。

七月里。山花烂漫。

晌午。紧贴山根的羊肠小道上，一匹黄骠马，尾巴甩的溜平，撒开四蹄飞驰着。

骑在马上的是瓜堡的儿童团长铁虎。他穿着对襟白布衫，黑布裤子，裤腿缩到膝盖的上边，用靰鞡草和布条打的草鞋。头上戴着细柳条编的大帽圈儿，紫红的圆脸，粗黑的眉毛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闪着一股诚实、机警、坚定的光。他贴在马背上，斜背在身后的钢刀，银光闪闪，刀把上飘着的红布条，象一簇火焰。

铁虎恨不得黄骠马再长出一对翅膀，一下飞到瓜堡！

瓜堡的土地改革斗争进入高潮。

昨天后晌，在斗争大地主刁守仁，起刁家大院浮财的时候，老铁匠金刀爷爷向农会揭发了一个重要情况。

刁守仁的大儿子，外号叫刁二鬼子。去年八月里，在日本鬼子快要完蛋的那几天，有一天傍晚，金刀爷爷在鮀鱼湖边的芦苇里摸鱼，亲眼看到刁二鬼子和十几个驻在湖东角的讨伐队的鬼子，划着三只沉甸甸的小船，顺湖汊子进了雁脖山里。八成是往山里藏了“东西”。

铁虎的爸爸是区中队的指导员。今天早晨，农会派铁虎到区上送二十双军鞋。铁虎骑着黄骠马来到区里，送上军鞋，去看望爸爸，正赶上区中队要派通讯员小张到瓜堡送一封信。于是爸爸就把信给了他。“铁



虎，这是一封机密信，要亲自交给土改工作队的蔡队长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爸爸，前方情况咋样？”铁虎把机密信揣进怀里问。

“前方情况？”爸爸看着铁虎脸上那股认真劲儿笑了，——孩子在火热的阶级斗争生活中成长起来了。“前方有几十万国民党匪军在进攻东北解放区。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咱们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匪军！”

“爸爸，前方离咱瓜堡有多远？”

“三、四百里吧。”

“爸爸，我要参军，背上快枪上前方杀国民党匪军去！”

“你还小。”

“我十五了！还小啊！”铁虎不服气了。

“噢，不小了，就在后方好好战斗！”

“在后方战斗？”铁虎眨巴着墨黑的大眼睛琢磨起来。

“是啊，你认为后方就太平无事？”爸爸沉思了一会儿，问道：

“铁虎，你爷爷是咋死的？”

“是叫刁二鬼子和日本讨伐队杀害的。”铁虎的眼睛一下涌出了泪珠。

爸爸把铁虎的左胳膊衣服袖缩起来，摸摸肘上边的一块疤，“你这疤拉是咋落下的？”

“刁二鬼子枪打的！”

爸爸一提刁二鬼子，铁虎的仇恨就填满了胸膛。

爸爸又问：“现在刁二鬼子干什么呢？”

“在阎王鼻子山里拉大排。”

爸爸说：“刁二鬼子是国民党土匪头子，瓜堡的乡亲们斗争了他爹刁守仁，又分了他的地，分了他家的浮财，他能甘心？铁虎，刁二鬼子为啥拉大排？他拉大排就是配合国民党匪军进攻解放区，要在瓜堡地区搞变天。”

“爸爸，刁二鬼子是乡亲们心上的大祸害！”

“是啊！咱们一定要除掉这个大祸害！你看看，咱们在后方建立根据地，搞土改，消灭国民党土匪，是不是也要战斗？”

“我明白啦！”铁虎把金刀爷爷揭发刁二鬼子在雁脖山里藏“东西”的重要情况，也告诉了爸爸。“刁二鬼子一定是藏的金银财宝吧？”

“讨伐队那里不是钱庄，不会有那么多的‘财宝’。”爸爸好象知道了这个情况，拍拍他的头顶，笑着说：“铁虎，碰上事儿，得多用脑袋想想。快去吧！”

爸爸拍了几下头顶，机警的铁虎明白了！啊，刁二

鬼子从讨伐队里弄出来的不会是什么“财宝”，八成是枪！

哼！刁二鬼子拉大排是想配合国民党匪军进攻解放区，要在瓜堡搞变天！从穷人手里夺回土地，夺回浮财，夺回印把子。大坏蛋！作梦去吧！

民兵队长正月哥哥是不是带领民兵进雁脖山里了？要是起出枪来，那该多好啊！瓜堡的民兵，统统都背上快枪，先消灭刁二鬼子的胡子队，然后，再开上前线打国民党去！农会主席神炮爷爷一贯看重儿童团，说不定还能发给儿童团两条枪呢！

铁虎想到这儿，心急如火，他的脸贴着马脖子，狠劲地夹夹马肚子，亲切地说：“马儿，马儿，快，快呀！”

黄骠马好象明白铁虎焦急的心情；它那咴儿咴儿的叫声，那嗒嗒嗒，嗒嗒嗒急骤的蹄声，象是说：“对，对，明白啦，明白啦！”

黄骠马水花迸溅地穿过了小河，飞过了碧绿的野花盛开的草甸子。

“马儿，马儿，快，快呀！”铁虎摸摸怀里的信，使袄袖擦擦马脖子上的汗水，亲热地说：“我知道你累了。——爸爸说，‘这是一封机密信，要亲自交给蔡队长，越快越好！’这就是说，是顶重要的急信啊！再加把劲儿！快，快呀！到了瓜堡再歇吧，啊！”

穿过了一片十几里地的桦树林子。黄骠马登上一道大山岗。“快到了！下了山岗，就到咱们瓜堡了！”铁虎疼爱地摸摸汗淋淋的马肚子，轻轻地拍拍带白点的马脑门儿，“下山岗了，少用点劲吧！”

黄骠马丝毫没有松劲儿，冲下山岗。顺着黄土道，直奔瓜堡！

到瓜堡了。

站在堡边检查路条的春来、炮生和满月跑着迎上来。

“吁——”铁虎轻轻拽下马嚼子，黄骠马打了一个旋儿，后腿蹬地，前蹄腾空，猛地站住。铁虎翻身跳下马，瞅瞅伙伴们，春来、炮生和满月没向他报告什么。看样儿，民兵没有进雁脖山里搜枪。

铁虎问道：“老蔡叔在哪儿？”

炮生说：“在农会开会。”

铁虎把缰绳交给春来：“你仨蹣蹣黄骠马。当心，要多蹣一会儿，蹣的没汗了，再饮水。我去送一封信。”

铁虎飞快地跑到农会，把区中队的机密信交给了老蔡叔。

“铁虎，来，参加会！”蔡队长把铁虎拉在自己身边坐下。他拆开信一看，信上写道：

蔡队长：

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，盘据在东山嘴子山里的刘占江胡子队，已被全部消灭。

现在区中队正在阎王鼻子山里追剿刁二鬼子的胡子队。

有一个问题，希望你们注意。

刁二鬼子在伪满时，是长春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头子。他还当过日本讨伐队的翻译。区中队从土匪头子刘占江的口供中，得到了一个情况。在去年八月里，当日本鬼子要投降的时候，刁二鬼子带着他的腿子高叭狗从长春溜回了瓜堡。他串通了驻在鲇鱼湖的日本讨伐队，从军火库里拉出了一批枪枝弹药，有十几个鬼子帮着，装上三只小船，藏进了雁脖山里。后来，抗日游击队解放了瓜堡，刁二鬼子没得手弄走这批武器，就逃进了阎王鼻子山里，拉起了大排。

刁守仁很可能知道这个情况。

致革命的敬礼！

区中队

七月××日

土改工作队和农会开会，正是研究刁二鬼子藏枪

的事儿。老蔡叔把信给大伙念了。区中队的信证明金刀爷爷揭发的情况是可靠的。

老蔡叔问正月：“从前鲇鱼湖驻过多少日本讨伐队？”

正月说：“有一营。”

老蔡叔又问：“湖上有过三只船没？”

正月说：“有。那是讨伐队的三只船。”

铁虎说：“咱们在湖里洗澡，看见过三只船，都抹的土黄铅油子。鬼子常坐小船在湖里用手榴弹炸鱼，用双筒猎枪打野鸭子。”

“小船啥时候没的？”

铁虎想了想说：“就是在去年刁二鬼子回来的那几天。”

“三只小船一下全不见了？”

铁虎说：“对！三只小船一下全不见了！”

老蔡叔和神炮爷爷说，区中队信上写的有理，——刁二鬼子在雁脖山里藏枪的事儿，刁守仁很可能是知道的。

农会决定由神炮爷爷审问刁守仁。

刁守仁在张作霖手下当过团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摇身一变，又当了几年的伪军团长。这个老坏蛋，手毒心狠，狡猾奸诈。

吃罢晚饭。

正月和两个民兵把刁守仁押进农会屋里。

神炮爷爷面前放着一张长条白木桌子。正月和两个民兵持枪站在爷爷的身后。

刁守仁冲着神炮爷爷把腰弯的象一条虾。

农会主席神炮爷爷六十多岁了，高个子，身板硬朗结实，穿着一身黑布衣裳，扎着黄布裹腿，肩上挂着一杆黑粗通亮的老洋炮，灰白的头发，黑红的四方大脸，花白眉毛下，炯炯放光的大眼睛盯住刁守仁的脸，说：“抬起头来！”

“我，我有罪……”刁守仁紧眨巴着血红的眼睛在想事儿。

“你的罪恶都交代了吗？”神炮爷爷问道。

“我，我都坦白交代。”刁守仁狡猾地说。

“你都交代了吗！”神炮爷爷突然厉声问道：“去年八月里，刁二鬼子串通日本讨伐队干下的反革命勾当，你交代了吗？！”

“我，我，”刁守仁慌神了，光溜溜的脑袋一下冒出了大汗珠子，斜眼瞟着神炮爷爷，“我，我交代，唉，刁，刁二鬼子反革命脑瓜骨不改。他，他在去年八月里，在长春投奔了国民党。国民党委派他当了先遣军司令。就这么的，他回到了瓜堡。他，他，他从讨伐队里弄出

了几条枪，唉……”

“是几条吗？！”

“唉，不，不，弄出了几十条枪……”刁守仁吞吞吐吐地交代了刁二鬼子藏枪的事儿。当他交代到日本鬼子帮着刁二鬼子把武器用小船运进了雁脖山里时，就停了一会儿，咽了一口唾沫，血红的眼睛和嘴角露出了狡诈的狞笑。说：“刁，刁二鬼子干事毒啊，——藏枪的地点，他压根儿没对我露过一个字。唉，……”刁守仁故意叹了一口气，装出一副又认罪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刁守仁不会交代出藏枪的地点，蔡队长和神炮爷爷预先是料到了。神炮爷爷从刁守仁的顽固和狡诈的狞笑里看出，刁二鬼子是把枪藏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。

农会派正月带领五个民兵进雁脖山里搜查了两天，山里净是山葡萄藤、爬山虎秧子、拉拉藤秧缠着山里红刺棵和榛棵子，没有发现什么。他们本想再继续搜查，因为临时有紧急的战斗，就没有再到山里去。

神炮爷爷和蔡队长研究了一下情况。

蔡队长说：“雁脖山里的这块大肉肥啊，我看咱们这么的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这个主意好！”神炮爷爷连声说。“这么干，会能发现刁二鬼子藏枪的蛛丝马迹。……”

## 第二章 暗 哨

出了瓜堡，朝东走半里路就是鲇鱼湖。

早晨，太阳刚刚从雁脖山里冒出来，鲇鱼湖上，红光闪闪。一群群的野鸭儿，拉起长长的大排，呷呷地呼唤着，从湖角的芦苇里，快活地游了出来，拥挤成一团，扑扇着翅膀，爬上了湖心的蝈蝈儿岛。

铁虎和春来背着雪亮的钢刀，坐在湖边的一棵老红水柳树下，他俩脚边的白沙上，并排下着三副底钩。

区中队正在阎王鼻子山里追剿刁二鬼子胡子队。儿童团订了一个小秘密计划：派铁虎、春来和炮生，用一早一晚的工夫钓二百条大鱼，等到一网打尽了刁二鬼子胡子队，儿童团就抬上大鱼，去慰问区中队的叔叔们。

一早一晚，鱼最爱上钩。才一顿饭的工夫，铁虎和春来就从火焰般的湖里，拖上来两条大红毛鲤鱼和一条鲇鱼。

春来正在用细柳条编鱼篓。他穿着对襟的蓝粗布

衫，黑布裤衩。红彤彤的圆脸，笑盈盈的圆圆的大眼睛，看上去，又细心又机灵。

炮生咋还没来呢？

春来说：“炮生又睡懒觉了！”

铁虎说：“炮生准是家里有事儿。看，来了，来了！”

炮生披着红艳艳的霞光，顺着绿草中的白沙小道跑来了。

春来说：“铁虎哥，别理他，看他说啥。”

“我昨晚上有事啦！”炮生喘吁吁地跑到树下，忙问：“钓多少啦？”炮生是个小胖子，穿的是白粗布汗褟儿，褪了色的黄布裤衩。黑红的四方脸，虎头虎脑，小高鼻子，厚嘴唇，那一对大黑眼睛，充满了热情，有一股楞实劲儿。

“满满的一簍。”春来不满意地说：“咱儿童团说话一定要算数，——咱们三个约定好了，天一亮，就一定到老红水柳树下，可你，太阳出山了才来！”

“咬钩了！”铁虎摆摆手，小声说：“是一个大家伙！”

突然，插在白沙上的一根粗柳条，被绷紧的鱼弦一下拉弯，挂在柳条尖儿上的小铁铃哗啷哗啷快活地响起来！

“是一条大鲇鱼！”铁虎轻轻地拽着鱼弦。鱼弦一松，一条二尺来长的大鲇鱼，探着黄须子，瞪着绿豆粒

似的小眼睛，游了上来！

铁虎喊道：“炮生，快，快抄啊！”

炮生慌忙拿起抄网，狠劲一舀；抄网轻飘飘的上来了，鲇鱼跑了！铁虎提上来底钩，钩上就剩下一条被撕碎的小蛤蟆腿了。

铁虎说：“你总是冒冒失失。”

炮生嘿嘿笑了。

春来说：“你看，还笑呢！连抄网都不会使啦！你干嘛要用抄网戳鲇鱼的脑袋？把一条大鲇鱼硬给戳跑了！……”

“春来，别说啦！”铁虎在水草中又抓了一只小蛤蟆，穿在钩上，从蛙嘴里探出一点钩尖儿。然后，提起铁坠儿，甩了几圈儿，铁坠儿嗖一下子飞出去了，寂静的湖水，噗通冒起一根水柱，又静下来。铁虎拉紧鱼弦，把弦在柳条尖儿上缠好，平和地问：

“炮生，你咋来晚了？”

“铁虎哥，”炮生朝周围看看，小声说：“昨晚上，老蔡叔，神炮爷爷在咱家开会啦。——是研究刁二鬼子藏枪的问题！铁虎哥，我刚才正琢磨这个事儿，你一喊，我一慌，嘿嘿，大鲇鱼就叫我给弄跑啦！……”

“不说这个，快说说都研究啥啦？”春来说。

炮生说：“昨晚上，我刚躺下，正月哥哥回来了，嘿！”